



沈阳部队

曲艺作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沈阳部队曲艺作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2,000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197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476

定价 1.00 元

前 言

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部队各级党委的关怀领导下，多年来，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我部广大专业、业余文艺战士编演了大量的革命曲艺作品。这些作品生动地反映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军优良的革命传统，宣传歌颂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表扬了英雄集体和先进个人，鼓舞了斗志，推动了部队各项任务的完成；同时，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反党集团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军的侵蚀，发挥了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贯彻执行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从这些曲艺作品中选编一部分加以出版，作为我们向这两个盛大的节日的献礼。

曲艺是我国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它短小精悍，轻便灵活，易于掌握，便于推广，因此，深受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也正因如此，敌人怕它、恨它，对革命的

曲艺拚命加以扼杀。刘少奇、林彪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头子是这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也是这样。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恶毒咒骂曲艺艺术是“乞丐艺术”、“低级庸俗”、“耍贫嘴”等等，而另一方面又鼓吹曲艺也要贯彻什么“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就是妄图扼杀革命曲艺，以便把曲艺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然而，他们的这种罪恶用心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

打倒“四人帮”，革命文艺大解放。一个百花盛开的社会主义文艺春天来到了。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我们将满怀信心，斗志昂扬，争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曲艺作品来，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政治部文化部

目 录

前 言	(1)
毛主席开掘幸福泉 (评书)	于乐仁 阎月明 (1)
说长征 (对口快板)	朱光斗 (11)
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 (对口快板)	朱光斗 (25)
东北军民敢决战 (对口快板)	朱光斗 (33)
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 (锣鼓词)	
.....	姚志刚 (49)
红心永向华主席 (对口快板)	朱光斗 (52)
连心饺 (单出头)	某师业余宣传队 (60)
重返唐山 (对口快板)	曹大成 朱光斗 (66)
一碗水 (单出头)	唐道满 (81)
红星闪闪照夜空 (单弦)	于乐仁 (86)
怀念周总理 (韵白故事)	王 刚 (91)
剥掉“四人帮”的画皮 (天津快板)	王国瑞 (96)
狗头军师真面目 (对口快板)	王铁虎 朱光斗 (101)

- 批黑诗(相声)·····于连仲 赵德超 朱光斗 (111)
- 江青碰壁(相声)·····于连仲 赵德超 朱光斗 (118)
- 大庆赞歌(对口快板)·····朱光斗 (127)
- 三访大寨(对口快板)·····朱光斗 (140)
- 颂雷锋(对口快板)·····朱光斗 (156)
- 雷锋参军(单弦)·····于乐仁 (170)
- 雷锋送钱(山东快书)·····范延东 (178)
- 雷锋买车票(山东快书)·····范延东 张兆伟 (188)
- 兵(小快板)·····朱光斗 (195)
- 赞王杰(对口快板)·····朱光斗 (197)
- 人民的儿子刘英俊(单弦)·····于乐仁 (208)
- 照 像(相声)
- 张小松 裴国安原作 朱光斗 于连仲改编 (214)
- 好连长(相声)·····庞秀峰原作 朱光斗改编 (226)
- 我们的司务长(相声)·····于连仲 (239)
- 三改记事板(群口快板)·····刘宗旺 (250)
- 赞硬六连的“跟我来”(对口快板)·····董玉堂 (261)
- 传家宝(天津快板)·····某连演唱组 (276)
- 钢铁战士(评书)·····阎月明 于乐仁 (287)
- 反修哨兵(相声)·····于连仲 (296)

- 我爱我的家(群口快板)·····朱光斗(308)
 练好本领打坦克(群口快板)·····某团业余演出队(321)
 野营千里(相声)·····于连仲 赵德超(327)
 雪地露营(相声)·····张凤朝 刁成国(336)
 身在伙房想战场(对口快板)·····朱光斗(347)
- 政委补军衣(山东快书)·····李长义 王桂林(363)
 师长查铺(京东大鼓)·····徐宏声(371)
- 抗震前线会亲人(对口快板)·····朱光斗(376)
 鱼水情深(对口快板)·····刘建兴 刘锡安(389)
 雨夜查棚(山东快书)·····黄 宏(403)
 送猪记(对口快板)·····杨先贵(411)
 亲如一家(相声)·····毛国良 赵景云(423)
 “拥军树”和“爱民果”(对口快板)·····某团业余演出队(433)
 送马鞍(二人转)·····张凤朝 鹿明光(442)
 挂红灯(东北大鼓)·····杨北星 赵永斌(449)
- 处处有亲人(二人转坐唱)·····王 发 朱亚南(455)
 家乡新貌(对口快板)·····李洪茂 张文辉(465)
 烟囱“不冒烟”(对口快板)·····鹿明光 朱光斗(480)
- “七二六”号案件(评书)·····于乐仁(494)

毛主席开掘幸福泉

(评书)

于乐仁 阎月明

说的是，一九三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从井冈山开进江西瑞金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那真是革命烈火遍地燃烧，革命红旗漫山飘扬。

当时，毛主席住在瑞金的沙洲坝。旧社会的沙洲坝，非常苦，全村没有一口水井，吃水用水得到五里外的绵江河去挑。由于长期缺水，不少人患了夜盲症。人民的疾苦，象火一样燃烧着伟大领袖的心。一天早上，毛主席不顾工作的劳累，扛着锹，打着赤脚来到村头选择地点打井。他亲手开出井口，和红军战士、沙洲坝的乡亲们打成了沙洲坝有史以来的第一口水井。

井打成了，毛主席亲自尝了尝井水，又涩又浑。毛主席就用自己的津贴费，买来木炭，垫在井底，上面撒上沙子。再渗出来的水，变得又清又甜。从此，沙洲坝的人民喝上了大救星为他们开掘的幸福泉，真是比喝蜜还甜。

可是，由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分子造成的危害，毛主

席不得不率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离开沙洲坝，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斗征途。

毛主席走啦，乡亲们怀念毛主席，就给这口井，起名叫做“红井”。在井旁大树下，竖起一块石碑，老石匠杨老奎亲手刻下“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泽东”十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这十四个大字也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哪知道，毛主席刚刚离开江西，国民党还乡团卷土重来，占领了瑞金。河桥镇的大地主、还乡团头子何四海也回来了。这何四海，人们都叫他“何四害”，因为他吃人饭不办人事；披了一张人皮，满肚子狼心狗下水，要多坏有多坏。你看他火烧屁股似的一蹦三尺高，眼睛都绿了，扬言：要在毛泽东住过的地方，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清除共党，人人洗脑。真是猖狂已极。乡赤卫队，为了坚持武装斗争，打游击上了南云山。还乡团白狗子象疯狗一样，到处乱窜，杀人放火，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山区。

沙洲坝的乡亲们，聚集在红井周围，望着远处燃烧的大火，想念毛委员，盼望红军。杨老奎手里拿着毛主席当年挖井用过的铁锹，高喊道：“毛委员哪！沙洲坝的人民想念您哪！”

就在这功夫，儿童团员铁锁气喘吁吁地跑来啦：“爷爷，不好了，‘何四害’带着还乡团，绕过乌云岭，朝咱这来啦！”

“啊！”老人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毛委员刚走，赤卫队刚上山，“何四害”就来了。他怎么来得这么快？他干什么来啦？是不是为这口井？想到这，忙说道：“锁子，快上

山找赤卫队叔叔去，就说……(耳语)”

“哎！”铁锁答应一声，扭头就跑了。这时就听：“站住！不要动，谁跑我要谁的命！”当！当！两声枪响，接着呼啦跑过一帮人来。这帮小子，有的提短枪，有的端着“汉阳造”，一个个瞪着眼，咧着嘴，抻着腰，撇着腿，啥模样都有，就是没有人模样。简直说吧，他妈见他，都烦。

他们来到红井跟前，往两边一闪，“噌”！由中间蹿出一匹骡子来。骡子上坐着个人，六十上下的年纪，肥头大耳，双下巴大嘴岔，蒜头鼻子下边有两撇小黑胡，朝上撇着。眼睛挺大，剩下一只。头戴一顶红疙瘩帽头，穿一件灰纺绸大褂。手提马鞭，右肩斜挎一只大肚匣子枪。骑在骡子上，瞪着一只眼直撒眸。他看了一会，一翻身，从骡子背上滚下来，朝旁边的匪徒一努嘴，这小子颠儿颠儿地过来啦。谁呀？“何四害”的二管家何飞。这小子瘦得皮包骨头，连皮称顶多有八十斤。这小子手提二把盒子枪，晃晃荡荡地，看样子三级风能把他的刮一溜跟头。只见他往前一上步：“老表们！”老表就是老乡。“今天，我没下请帖没敲锣，人全齐啦，一定是欢迎何团总重返沙洲坝吧，啊？来，欢迎何团总给我们训话。哎，鼓掌啊！”“呱呱呱呱”，他自己干拍巴掌，别人没理他的。

这时候，“何四害”正瞪着一只眼，盯着人群里的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泽东”。心说：嗯？这哪是在欢迎我，他们是在想毛泽东，盼共产党哪。哼！今天我非把根给你们除啦！想到这，他干笑了两声：“哈哈，老表们，没

想到吧？何某又回来啦。知道我干什么来了吗？啊！我听说，毛泽东给你们挖了一口井；井水甜哪，灌得你们昏了头，竟敢分了我的房子土地，还有马、牛。这笔帐，今天先不算，只要你们办一件事，把那块石碑起了，把这口井给填死……”

“什么？把井填死？想叫我们把心中的毛委员忘掉，那是妄想！”这时人人胸中燃起怒火，恨不得把“何四害”砸烂了、扯碎了才解恨。

何飞这小子狗仗人势地直汪汪：“哎？怎么还不动手？谁不动手，就是私通共党！”说着，一步跨上井，还没站稳哪……

“你下来！”

吓得这小子一哆嗦。“何四害”一只眼都瞪直啦：“谁呀？这么横！”当他看见杨老奎时，“啊！”身不由主地把大肚匣子拽出来啦。

怎么哪？他见杨老奎，身材高大，气质非凡；土黄色粗布缠头，露出两鬓白发，更显得他那古铜色的脸膛象雕塑的一样闪闪发光。两道苍眉拧在一起，眉中间皱起了个大疙瘩。一双大眼射出两道愤怒的目光，闪闪发亮。手里握着一把铁锹，威风凛凛。“何四害”一见，心说：这人在哪见过，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何飞的小眼睛直眨巴：“哎呀，我的妈呀！是他呀！这铁锹抡起来，不把我揍死，脑袋也得开了。”吓得他连窜带蹦，跑到“何四害”跟前：“团……团总，他就是杨老奎！”

“啊！”“何四害”当时就蹦起来啦！“好哇，想不到你会落到我的手里！哼！杨老奎，你还记得我这只眼怎么瞎的吗？啊！”

“忘不了，是我这双种田的手摸的。可惜呀，当时叫你跑啦。”

“好，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我做梦都没想到，韶山出了红太阳，照亮了沙洲坝，毛委员来了，穷苦人有了大救星。”

“住口！我问你这口井是不是毛泽东挖的？”

“是毛委员为我们挖的红井！”这功夫，“噌”！何飞蹿过来啦：“什么红井？不许叫红井！我们团总，听见红字头晕，看见红色心跳，叫红井，这不是要我们团总的命吗？啊！”

“何四害”心想：这红井水灌红了穷泥腿子的心，浇红了穷泥腿子的脑，要制服穷泥腿子必须先拿杨老奎开刀，毁掉红井。想到这，他咬了咬牙：“杨老奎！你是共党的赤属，我限你五分钟，领头把井填死，可饶你不死。否则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我何某说话算话，我可不是吹大气儿放小屁儿的人。”

“哈……”杨老奎哈哈大笑，“什么？让我填井？瞎了你的狗眼！毛委员为我们开掘的幸福泉，谁敢投一粒砂子，我就跟他拚了！”

“呸！”何飞又叫唤开了，“杨老奎！你别不识好歹。你的罪过不少啦，打土豪有你，分田地有你，组织赤卫队有你，加入农会有你，让儿子跟毛泽东长征有你，把团总打成独眼

龙的还是你。我说你打算怎么的？”

“我打算挖个坑，把你们这帮害人虫全埋了！”

“何四害”一听，把大肚匣子一抡：“老石匠，你要死要活！”说着用枪逼近杨老奎。

杨老奎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望望枪口，又抬头看看南云山，心说：锁子，快跑哇，早找到赤卫队叔叔，就能早点下山，就能保住红井。锁子快跑哇！他刚想到这，就听：“闪开，闪开！你他妈快走哇！”杨老奎顺着声音一看，“啊！”只见两个匪徒押着铁锁来到红井跟前，心里不由得猛地一震。他并不是担心孩子的生命安全，担心的是铁锁的信没送到，赤卫队来不了，红井一旦遭到破坏怎么办？

这时候，一个白狗子来到“何四害”跟前：“报告团总，这小共产党想溜进山给赤卫队送信，让我们抓住啦。”

“什么？小共产党？他身上有信吗？”

“有是有，就是没翻出来。”

“混蛋！”

“是——团总，虽然没翻出来，这小共产党就是信，他是杨老奎的孙子呀！”

“哈哈！”“何四害”一听又蹦起来啦，“杨老奎，我看用石头填井，总比用人填好得多吧！我劝你赶快把那块长方石扛来扔井里。如果你胆敢说一个不字，我二拇指一动，就叫你绝了根，用他先填井！”说着把枪口指向小铁锁，眼睛斜视杨老奎。

杨老奎知道，还乡团杀人放火是他们的罪恶嗜好，他们

会下毒手的。

乡亲们都为老人担着心。他们知道，杨老奎三代单传。儿子跟毛委员走了，家里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子，一旦有个好歹……乡亲们望着老人；老人望着铁锁，瞅瞅红井，又看了看手中的铁锹，不由得想起当年和毛委员一块挖井的情形：毛委员打着赤脚站在井下，不顾井深水凉，一锹一锹往上扔着泥土，头上汗珠一滴一滴往下滴落。劝他歇一歇，他摇摇头，一直坚持到把井打成……想到这，老奎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他扭头瞅瞅“何四害”，把铁锹往地下猛一闯，一转身，迈着沉重的脚步，朝长方石走去，一哈腰，掀起方石，托起来奔向红井。刚到红井跟前，小铁锁一见喊道：“爷爷！我不怕死！不能填井！”

“老爹！”乡亲们也齐声喊着。

何飞把枪一抡：“嚷什么！你们都得过去给我扛石头填井！”

就在这功夫，只见杨老奎猛一转身，用尽全身力量，两臂一抖，“呜！”长方石朝“何四害”的秃脑袋狠狠地砸去。“何四害”吓得往旁一蹦，他躲开了。何飞没躲开，他那儿正嚷嚷哪，长方石和他的枣核脑袋就接触上啦，“噗哧！”当时脑袋就扁啦。还乡团的匪徒都吓傻啦。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杨老奎操起铁锹，一跃而起，抡起来扑向“何四害”。

“何四害”吓得噔噔噔噔往后退，枪一举，眼一闭，当！当！就是两枪。杨老奎晃了两晃手捂着伤口，高喊道：“毛委员哪！沙洲坝人民离不开您哪！”呼咚！老人倒啦。“爷

爷！”小铁锁挣扎着扑过来，乡亲们也冲过来把老人围得严严实实。

“闪开闪开！都给我扛石头填井，谁敢反抗，我就叫他象杨老奎一样。”“何四害”干叫唤也不敢往前上，怕人们再把他揍死。

这时候有个小子凑到“何四害”跟前：“团总，穷泥腿子不听话，开枪吧，叫他们知道知道团总的厉害，要不他们总想揍死你！”

“混蛋！”

“是——团总。”

“开枪打死他们，我的东西，找谁要去？几年的租子找谁收去？上面的捐税找谁征去？打死他们谁给我种田当长工？”

“那……怎么办哪？”

“你们一部分人看好他们；一部分人扛石头填井。不把井填死，他们看见井就想毛泽东，脑袋就洗不白，就不服管。”

“是！”扑通！当匪徒把第一块石头扔进水井时，就象砸在人们的心上一样，当时就炸了。“呼！”杨老奎从地下站起来，带领乡亲们扑向红井，匪徒们用枪把人们逼回来，人们又冲上去。乡亲们眼含着热泪，望着匪徒扛石填井。他们扔一块，人们的心扑通一声！他们扔一块，人们的心扑通一声！杨老奎气昏过去啦，人们急得跳了起来。

“何四害”一看，心说不好，我再不打死他仨俩的，局势

我就镇不住了。想到这举起大肚匣子，瞄准铁锁，只听“当！”“哎哟我的妈呀！”“何四害”手里的枪扔了，脸吓黄了，手捂着脑袋直转圈。怎么啦？不知哪儿飞来的子弹把他那顶红疙瘩帽头打飞啦。“哪里枪响？”他这话音没落，只见从村后，噌噌噌噌冲过来好几十名赤卫队员，领头的就是赤卫队长关成志。只见他斜背大刀，手提一支崭新的二十响驳壳枪，好一派英雄气概。

铁锁信没送到，赤卫队怎么来得这么快？因为何飞一进村，“当当！”两枪，信就送到山里去啦。

“何四害”一见，吓得猛一蹶，骑上灰骡子，喊了声：“撤！”直奔河桥镇方向跑去。其实还乡团的匪徒，没等他下令，早就撒丫子啦。

“何四害”嫌骡子跑得慢，用马鞭紧抽骡子屁股。这灰骡子也烦啦。它一烦，屁股一撅，前腿一跪，“嗖！”把“何四害”摔下去啦。秃脑袋正撞在树茬子上，差点串了糖葫芦。他咕咕容容还没爬起来，“当！”关成志一个点射，这小子再也起不来啦，喂屁啦。

当杨老奎睁开眼睛看见关成志时，就愣了：“关排长，你们又回来啦？毛委员也回来了吧？”

“大爷，毛委员已经北上抗日去啦。我是毛委员留下配合赤卫队打游击的。大爷，你的伤……”

“不要紧。我们的红井——”

“红井保住了，石头也起出来啦。”说着搀着老人来到红井跟前。清清的井水，倒映出杨老奎高大的身躯。

从此，沙洲坝人民，喝着毛主席开掘的幸福泉，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一代传一代。今天，人们站在红井跟前，向着北京，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心中又升起一轮红太阳。